

李柯 唐傲 主编

世界名人記事

经典

CLASSICS

BY

世界名人系
列

FAMOUS PERSONS

辽宁人民出版社

世界名人记事经典

李柯 唐傲 主编

辽宁人民出版社

(辽)新登字 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名人记事经典/李柯,唐傲主编.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8

(世界名人经典系列)

ISBN 7-205-03399-3

I . 世…

II . ①李…②唐…

III . 名人—报告文学—作品集—世界

IV . I 15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社工人读物编辑室编辑

(沈阳市和平区南京北街 312 号)

新华书店经销 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700,000 印张:32

印数:1—5000

1995 年 8 月第 1 版 199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于洪乔 版式设计:海森

封面设计:王 绘 责任校对:郑维

定价:59.60 元

目 录

| | | | |
|-------|------------------|---------------|-----|
| [古希腊] | 柏拉图 | 苏格拉底之死 | 1 |
| [俄 国] | 尤·弗·里相斯基 | 夏威夷探险 | 7 |
| [法 国] | 雨 果 | 路易·拿破仑的军队征服巴黎 | 19 |
| [俄 国] | 赫尔岑 | 囚徒生活 | 23 |
| [美 国] | 惠特曼 | 林肯总统被刺 | 34 |
| [前苏联] | 高尔基 | 一月九日 | 39 |
| [美 国] | 弗莱德里克·伯切尔 | 首次焚书及其“受害者” | 69 |
| [美 国] | 杰克·伦敦 | “旧金山毁灭了” | 75 |
| [中 国] | 何香凝 | 廖仲恺遇难前后 | 82 |
| [奥地利] | 茨威格 | 伟大的时刻 | 91 |
| [法 国] | 莫洛亚 | 玛丽·久普列西之死 | 112 |
| [美 国] | 巴 倾 | 最后一战 | 126 |
| [英 国] | 蒙哥马利 | 从阿拉曼到突尼斯 | 145 |
| [美 国] | 约翰·里德 | 震撼世界的十天 | 178 |
| [前苏联] | 爱伦堡 | 巴黎陷落后的一个月 | 205 |
| [美 国] | 布雷德利 | “眼镜蛇”行动 | 213 |
| [英 国] | 温莎公爵 | 放弃王位 | 228 |
| [日 本] | 犬养健 | 诱降汪精卫 | 245 |
| [美 国] | 贝·瑟夫 | 乔伊斯、福克纳印象记 | 253 |

| | | | |
|-------|------------------|-------------------|-----|
| [前苏联] | 马利诺夫斯基 | 近卫第二集团军的逼攻 | 273 |
| [以色列] | 戈尔达·梅厄 | 第四次中东战争的爆发 | 285 |
| [前苏联] | 崔可夫 | 马马耶夫岗 | 298 |
| [中 国] | 张学良 | 回忆西安事变 | 313 |
| [日 本] | 渊田美津雄 | 偷袭珍珠港 | 324 |
| [美 国] | 斯坦贝克 | 欧战散记 | 340 |
| [捷 克] | 伏契克 | 二六七号牢房 | 353 |
| [前苏联] | 彼得洛夫 | 莫斯科前卫战 | 362 |
| [加拿大] | 卡拉汉 | 海明威在巴黎 | 392 |
| [智 利] | 聂鲁达 | 诺贝尔文学奖 | 414 |
| [法 国] | 萨 特 | 占领下的巴黎 | 425 |
| [美 国] | 埃德加·斯诺 | 长 征 | 443 |
| [美 国] | 荷马·比格特 | 日本签署投降书，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 466 |
| [美 国] | I·F·斯通 | 朝鲜战争内幕 | 471 |
| [美 国] | 哈里森·索尔兹伯里 | 贝利亚的政变以及他的灭亡 | 504 |
| [中 国] | 萧 乾 | 银风筝下的伦敦 | 514 |
| [日 本] | 松本清张 | “木星”号客机遇难记 | 524 |
| [前苏联] | 葛罗米柯 | 波茨坦会议 | 535 |
| [美 国] | 戈登·普兰奇 | 兵败中途岛 | 560 |
| [前苏联] | 雅库鲍夫斯基 | 战斗里程的严峻起点 | 575 |
| [美 国] | 斯·特克尔 | 美国梦 | 589 |
| [美 国] | 尼克松 | 水门事件 | 607 |
| [美 国] | 约翰·赫西 | 广岛浩劫 | 617 |
| [美 国] | 温伯格 | 刺杀总统未遂事件 | 651 |
| [埃 及] | 萨达特 | 埃及政变 | 667 |

| | | | |
|--------|-----------|-----------------|------|
| [美 国] | 赵浩生 | 格林太空旅行记 | 674 |
| [英 国] | 科·瑞安 | 最长的一天 | 686 |
| [以色列] | 魏茨曼 | 戴维营谈判经过 | 792 |
| [美 国] | 威廉·图伊 | 一场看不见尽头的消耗战 | 801 |
| [日 本] | 斋藤茂男 | 白森劳教学校 | 808 |
| [哥伦比亚] | 加·马尔克斯 | 留下的人们也是流亡者 | 831 |
| [哥伦比亚] | 门多萨 | 等 待 | 842 |
| [日 本] | 森村诚一 | 日本“731”细菌部队暴行纪实 | 850 |
| [前苏联] | 尤·谢尔巴克 | 切尔诺贝利核爆炸 | 877 |
| [英 国] | 珍妮·古道尔 | 非洲探险 | 895 |
| [美 国] | 戴维·霍尔德斯塔姆 | 西贡政变记 | 906 |
| [南 非] | 温妮·曼德拉 | 索维托的孩子们 | 918 |
| [美 国] | 帕·斯洛扬 | 萨达特检阅部队，惨遭横祸 | 923 |
| [日 本] | 柳田邦男 | 消失了的 007 | 929 |
| [日 本] | 植村直己 | 我站在北极点上 | 953 |
| [美 国] | 理查德·巴赞 | 满天狂暴 | 969 |
| [英 国] | 布赖恩·汉拉恩 | 初次登陆 | 993 |
| [英 国] | 田伯烈 | 南京大屠杀 | 1003 |
| | | 编后记 | 1015 |

〔古希腊〕 柏拉图（前 427—前 347）

柏拉图，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学生。
著有《柏拉图文艺对话集》等。

苏格拉底之死

我想把事情的经过详尽地告诉你们。在前些日子里，我和其他一些人养成了每天拜访苏格拉底的习惯。我们总是拂晓时分在法院相会，因为这儿离监狱很近，每天我们都一边等待一边谈话，直到监狱开门。一看见监狱开门，我们便来到苏格拉底身边，并陪他度过一天中的绝大部分时间。那天，我们去得更早一些，因为前一天离开监狱后，我们就听说了那艘圣船已经从代洛斯归来了的消息。当我们走到监狱门口时，平时为我们开门的那个看守已经站在了门外，他让我们等在那儿，直到他通知我们才能进去。他说：“因为 11 人陪审团正在为苏格拉底除去脚镣手铐，同时向他宣布，今天应该如何死去。”耽搁了一段时间后，他终于又走出来放我们进去了。我们见到了苏格拉底，他的脚镣手铐已经被除去了，桑蒂比——你们都知道她是谁——抱着他们的小儿子坐在他的身旁。看到我们时，桑蒂比哭了起来，还说着那些女人们都会说的话：“噢，苏格拉底，这是你的朋友最后一次来与你交谈了。”苏格拉底看了一眼克利

托说：“克利托，找个人把她送回家去吧。”克利托便让他的随从们把她扶出去了，她嚎哭着并用拳头捶打着自己的胸部。苏格拉底仍然坐在床上，并且将两条腿蜷了起来。他说：“多么不可思议，我的朋友们，这简直就是人们称之为欢乐的那种东西！欢乐，它奇妙地与自己的对立物——痛苦相联，它们本来是不可能在同一时刻降临到同一个人身上的，但假如他能执著地追寻其中的一个，并且牢牢地抓住它，那么他很可能同时感受到另一个的存在，它们两个就溶入了他的头脑中。我想，”他接着说，“如果伊索思考这个问题的话，他肯定会写一篇寓言来述说它们两者先是进行激战，然后神又是如何使它们重归于好的；若是它们不愿意和睦相处，神就会将它们的脑袋捆在一起，正因为如此，当它们中的一个来到任何人身上时，另一个便会接踵而至。我所感受到的正是这一情景，当痛苦跟随着镣铐来到我身上时，欢乐很快也降临了。”

当他说完这段话后，克利托说：“现在，苏格拉底，你是否要为我们和你的孩子留下些指教——我们还能为你做些什么事吗？”

苏格拉底说：“克利托，我没有什么新的东西要告诉你们了。只要你们都能够照顾好自己，就是对我最好的报答了。无论你们做什么——即使你们现在什么也没允诺——假如你们忽略了自己，并且不愿意一步一步认认真真地生活下去，沿着我们在过去无数次讨论中已经勾划出来的道路生活下去，那么你们将会一事无成。”

“我们将努力地按你说的去做。但是我们该怎样掩埋你呢？”克利托问。

“随你们的意愿，”苏格拉底回答说，“如果你们抓住我，我当然无法从你们手中挣脱。”说到这里他轻轻地笑出了声，随后

看了我们一眼说：“我的朋友们，现在我无法说服克利托，使他相信这个正在说话的苏格拉底就是真实的我；他觉得我是个很快会变成死尸的人，所以他竟然问我如何掩埋我。我已经反复说过，饮鸩之后，我将与你们分离，去一个欢乐的世界，这些你们都已经知道了。但他肯定认为这些话并不出自我的肺腑，只是为了安慰你们而已。”他又说：“因此，请你们为了我使克利托确信，我死了之后是不可能再与你们在一起的，我将离去。这样，克利托或许更容易承受一些，而不致太过悲伤。他也许就不会在葬礼上说他正在埋葬苏格拉底，或者说他要跟随苏格拉底到地狱去之类的话。因为，亲爱的克利托，虽然这些话本身并没有什么，但它们却有可能使我们的灵魂沾染上邪恶。不，你一定要振作起精神，并且说你将和苏格拉底告别。”

说完这番话，他站起身到另一间屋子去沐浴。克利托跟随着他，但却要求我们大家等在这里。我们边等边讨论刚才的谈话，接着又为降临到我们身上的这个巨大的不幸而悲哀，因为我们都将他视为慈父，失去他会使我们像孤儿一般无依无靠。当他沐浴完毕后，他的孩子就被送到了他的身边——两个小儿子和一个较大的儿子——他的妻子也来了。克利托陪着他们。苏格拉底向他的妻儿说了一些临别的话。接着，他让女人先离去，他本人又回到了我们中间。这时太阳快要下山了，因为他在隔壁的房间呆了很长时间。他坐了下来，但没再多说什么。这时，11人陪审团的随从走了进来，他站在苏格拉底面前说：“苏格拉底，我绝不愿意因为你曾咒骂过我而找你的茬子，因为我发现你在这里所有的日子都显示出你是最高尚、最仁慈的。现在我明白了，你的愤怒并不是针对我，而是针对其他人的，你知道谁才是罪魁祸首。现在，你已经知道我带来的是什么消息了，我们即将永别，我希望能像你一样轻松地面对这一恶讯。”但他无

法抑制自己的眼泪，只得转身走了出去。苏格拉底抬头看了看他说：“我也向你道别了，朋友；我将按你所说的去办。”接着他又对我们说：“这是个多么好的人啊！自从我被关进这里之后，他就时常来看望我并与我交谈，他是那些人中间最善良的一个，你们看，他有多么真诚地为我而哭泣！但是克利托，请你过来，让我们来执行他带来的命令吧，如果毒药已经准备好了，就让他们把它拿来吧；如果还没准备，就让他们快些。”克利托说：“但是我想，苏格拉底，现在太阳并未下山呀！我知道有些人是很迟才喝毒药的，他们一直要拖到最后时刻。同时，他们总是先大吃大喝一顿，甚至还要享受一下他们最喜爱的活动。请你别太匆忙，现在还有时间啊。”

苏格拉底说：“克利托，你提到的那些人在按他们自己意愿这样行事时，他们是正确的。因为他们相信那样做是有益处的。而我不像他们那样做也是对的，因为我觉得推迟些喝毒药并没有什么益处。如果我死抓住生命不放，希图苟延残喘，那我就会瞧不起自己。我生命的最后时刻已经来临，我不愿躲避。来吧，按我说的去做。”

克利托不再说什么，他对站在不远处的一个男孩点了点头。这个男孩跑了出去，过了很长时间他带着一个端着毒药的男人走了回来。苏格拉底对来人说：“好吧，朋友，关于这类事情你一定知道得很多；我该怎么做呢？”那人说：“没别的，你只须将毒药喝下去并来回走动就行了，当你感到双腿沉重时就可以躺下了。”

这时，他将杯子递给苏格拉底。苏格拉底瞧了一眼手中的毒药，依然显得十分平静，他脸色没变，手也没有颤抖。他又抬头睁大眼看着那人，就像他平时习惯的那样，他说：“我是否要洒一些毒药在地上敬敬某位神灵？”“苏格拉底，我准备的毒

药刚够一个人喝的。”“我明白了，”苏格拉底说，“但我觉得我还是应该向那些神灵们祈祷，因为离开尘世对我而言实在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说着他就将杯子举到唇边，带着宁静而欣慰的神色将杯中的毒药一饮而尽。在此之前，我们中的大部分人还能忍住自己的眼泪，但当亲眼看着他把毒药喝下去时，我们的泪水就像决了堤的水一样涌了出来。我用袍子蒙住头，独自哭着；我不是为他而哭泣，我是为自己竟会失去这样一个好朋友的巨大不幸而哭泣。克利托在我之前就已站起身走开了，因为他难以忍受这巨大的悲痛。但阿帕罗道鲁斯却失声嚎啕起来，这使我们都悲痛欲绝。只有苏格拉底本人是个例外。他说：“这是干什么呀，你们这些古怪的人！我正是不愿看到这种情景才把女人先送走的。我听说一个人最好是在沉默中死去，所以我恳求你们安静并勇敢些。”这时，我们才对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愧，大家尽可能地控制住啜泣。他来回走着，过了一会他说感到双腿非常沉重，于是脸朝天躺了下来，因为这是刚才那个送毒药的人对他的忠告。一个监督死刑执行情况的狱吏把自己的双手按在苏格拉底的身上，过了一会他摸了摸苏格拉底的脚和大腿，然后使劲掐了掐他的脚，问道：“你能感觉到疼吗？”苏格拉底回答说：“不。”他又掐苏格拉底的大腿和身体的其他部分，一边掐一边告诉我们，一股寒气正在慢慢地上升，苏格拉底的躯体正从下往上开始僵硬。接着他又触摸了一下苏格拉底的身体说：“当寒气到达心脏时，他将死去。”说着，他将盖在苏格拉底脸上的布揭开。苏格拉底说——这是他最后的话了：“克利托，我还欠伊斯科莱普斯一只鸡，你一定替我还给他。”克利托说：“我一定照办；但请你想想还有其他话要对我们说吗？”对这个问题苏格拉底没有给予任何回答。过了一会他动弹了一下，当脸上的布再次揭开时，他的双眼似乎已经定住了。克利托看到

这一情景，便帮他合上了双眼和嘴唇。

一切都结束了，埃切克莱特，我们的朋友，这便是我要说的一切，这个我们熟悉的、最好的最聪明的最正直的人离我们而去了。

(杨小洪等译)

〔俄国〕 尤·弗·里相斯基 (1773—1837)

尤·弗·里相斯基，俄国探险家、航海家、海军上校。1803—1806年间，他同克鲁逊什特恩一道，率舰船进行了环球航行，这是俄国航海史上的创举。《涅瓦号环球旅行记》即是其探险纪实。

本文系其中第8章，记录了夏威夷群岛风土人情等。题为编者所加。

夏威夷探险

1804年6月。散得维齿群岛系1778年由上尉库克发现的。有些人认为，这一群岛早在1542年已为西班牙所知晓，西班牙人当时一心妄图发现稀有贵重金属，认为必须揭开它的奥秘。但是勿庸置疑的是，直到18世纪末欧洲尚未有关于这一重要列岛的任何只言片语的材料。夏威夷群岛由下列岛屿组成：奥维吉（戈瓦伊）、莫维（毛伊）、图古罗瓦（库雷）、列纳伊（拉奈）、托罗图（莫洛凯）、瓦胡（奥亚乌）、奥图瓦伊（考爱）、奥尼古（尼亞烏）、奧利戈亞、塔古拉、莫罗基。其中最后三个岛屿在其狭窄的面积上乱石矗立。整个群岛所占的地域位于北纬18°54'至22°15'，西经154°50'至166°31'。

库克上尉发现这一列岛时，该地分别有三个统治者，而现在分裂成两个主要管辖区，第一个管辖区包括考爱、奥利戈亚和塔古拉，其余南部诸岛则属第二个管辖区。考爱岛现由塔穆利统治，而奥维吉由加姆马麦亚管理。

从我所搜集的全部材料看，加姆马麦亚是一位勇敢无畏、具有罕见才能的人物，从他管辖的诸岛开始，就想方设法博得欧洲人对自己的信任。所以船舶停靠他的岛屿，不仅毫无危险，而且气氛热烈，关系融洽，他们礼貌周全地接待并供给远航者一应所需。由于这种举动，使他本人也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因为前来此地的欧洲船舶送给他大量社会生活必需品或各种有益物品。他的军队达到这种程度，可以誉称为南海诸岛中战无不胜的军队。加姆马麦亚在位前十年，散得维齿群岛上铁特别缺乏，一小块就视为最珍贵的赠品，而如今任何人对此都不屑一顾。加姆马麦亚抓紧建立了小军械库。在他的麾下有近五十名欧洲人，其中一部分组成了他的议事会，另一部分管理军队。美利坚合众国供给他炮、鹰炮、枪支及其它军事装备。因此岛民对所有这些东西并不感到惊奇。

散得维齿群岛的国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们的统治权虽然是世袭制，但是很少遇到国王死后不发生强者窃权的事件。加姆马麦亚本人就是由于塔伊列布死亡以暴力方式谋得统治地位的。起初，他与稳健的王子共享奥维吉岛，后来，他夺取了整个岛屿。除国王外，努伊努伊—埃伊尔掌握该地实权，其中一些人相当强大，他们几乎不服从自己的最高统治者。

王室的武装力量系由手持武器的强大的全体岛民组成的。每一个岛民从幼年起就培养建树军事武功的习惯。国王出征时，命令自己全部的或某一部分的努伊努伊—埃伊尔（达官贵人）亲率自己的臣民应征。除了一种称为警察的人员以外，国王还手

握一小队由技艺高强的武士组成的御林军，侍候国王。加姆马麦亚借助于欧洲人的帮助，自己建造了若干艘 10 至 30 吨的纵帆船，备有鹰炮。

该地没有一条厘定的法律条文，也无法律的观念，实力代替权力。国王甚至根据自己的一个刁钻古怪念头，就可以使每一个臣属于他的岛民丧生。任何一个管理自己地区的官长也拥有这种权力。如果这些酋长之间发生内讧，则对这种纷争的态度或者决定不倒向任何一方，或者有时将遭受的灾难上奏国王，国王对他所作的抱怨通常回答如此：“用武器中止内乱。”当某个努伊努伊—埃伊尔凌辱国王，则国王派出御林军将罪犯或者杀死，或者解押而归。而如果罪犯势力强大并拥有许多信徒，拒不听命时，内乱将不可避免。

以云格在奥维吉逗留时所遇到的两件事为例，来描述一下这些岛屿居民的德性。其中一件事如下：一个岛民在禁令期，即“塔布”时吃了椰子，为此要把他处死。一个欧洲人得知如此荒诞不经的习俗后，打算拯救不幸的人，他请求国王开恩宽宥他。但是，国王细心听取了外国人的所有陈述后回答道，奥维吉不是欧洲，惩处上的差别是存在的。罪人被杀掉了。

第二件事是，国王赐给云格土地并连同土地上的若干人口。他属下有一家，只生一个男孩，全家都很喜爱他。他的父亲同母亲吵架并决定离婚。这时，对儿子应归谁所有的问题发生了争议。父亲坚决要把儿子留在自己身边，而母亲也想要他。结果父亲一只手抓住小孩的脖子，另一只手抓住脚，用膝盖顶着把他的脊背折断了。这样，不幸的小孩就丧失了生命。云格获悉这一野蛮的行为后，向国王控告并要求惩办杀人凶手。国王问云格：“被杀的男孩是谁的儿子？”“他属于把他杀死的人。”听了如此回答，国王说：“因为父亲把自己的儿子杀死后，并没有

使别人遭到任何危害，所以不应予以惩罚。”国王还要云格明了，他对自己管辖的臣民享有充分的权利，毫无疑义，如果他想做就可以结果前来控诉他的人的性命。

从这两个事例可以看出夏威夷人的其它性格。在全欧洲被视为微小的罪责，在奥维吉岛上却要处以极刑，而对严重、野蛮的事情则毫无介意，有时甚至被看成是正当的。

该地所有民事与宗教的规则就是“塔布”。这一词汇有多种含义，但主要是表示禁止。国王渴望把“塔布”置于他为所欲为的地位，但是也有他本人必须执行的“塔布”。后一种“塔布”是古来所确定的，应以敬仰心情和严肃认真态度而恪守服从。其中最大者称为“马加吉基”，即一年第十二月。此外，除了“奥伊图亚”，即第十一月，每月尚有四个“塔布”。第一次叫作“奥吉罗”或第一日，第二次叫“穆加鲁”或十二日，第三次叫“奥列帕乌”或第二十三日，而第四次叫“奥加涅”或第二十七日。“奥吉罗”“塔布”持续两天三夜，其余则为一天两夜。这些“塔布”属于宗教性质的，其它所有世俗或临时性的“塔布”由国王通过术士向他的臣民宣布。

“马加吉基”这种“塔布”，类似我们的圣诞节节期。整整一个月期间人民进行各种娱乐活动：唱歌、游戏和象征性的武斗。国王无论走到何处，都亲临节日仪式。天刚破晓，国王穿好富丽堂皇的斗篷，而后乘坐一艘船，往往不止一艘船只离开海岸，等太阳升起时再返回岸边。为了迎接国王，预备了一名强劲彪悍和武艺出众的勇士。在整个航行过程中，这位勇士须沿海岸跟随国王船只，船刚一靠岸，即当国王登岸，脱掉身上的斗篷之际，勇士则在离国王30多步远的地方，用尽全力向他投掷长矛，国王或者把矛抓住或者被刺身亡，因为据说在这种场合下，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姑息。国王抓住矛以后，把钝头朝

下包好挾到腋下，继续前往“戈亚乌”——诸神的主庙走去。这就是向人民揭示节日“扎勃”的象征。到处展开象征性的战斗，空中霎时布满飞矛，带着钝头的矛是故意投掷的。“马加吉基”其间，停止一切惩戒。

岛民严格地信守这种仪式，以至有人打算进攻某一遥远的国王领地或属于某个显宦的土地，他也不得离开举行这种仪式的地方。有人劝说当今的国王取消此种仪式，并认为国王每年都得毫无意义地为自己的生命担忧，但是加姆马麦亚却傲慢地回答，他特别擅长抓矛，即使武艺高强的臣民投掷长矛，也毫无危险。

散得维齿人对时间是用下列方法划分的。一年有十二个月，每月三十天。每天不是按小时划分，而是分成几部分，如日出、中午、日落。日出与中午之间以及中午与日落之间又分成两部分。我们的11月份为他们一年的开始。

散得维齿群岛的居民承认存在善与恶。他们相信死后会过更好的生活。他们的庙寺同古代的多神教徒一样，充满了偶像。另外一些则是战神，还有和平之神以及喜神、娱乐神等等。祭祀品用果品、猪和狗，以杀人纪念神灵的，只限于杀俘虏或叛乱者和反政府分子。他们的这种祭祀所表现的政治含义比信仰更重要些。当地的宗教界从幼童起就准备自己的名分。“塔布”期间，宗教僧侣向人民发表教令。这里尚有特殊的教派，其继承者确信，他们用自己的祈祷就可以向神灵请准生杀予夺的权利。这一荒谬的宗派称作“科古纳安纳纳”，可能其成员从孩提时就受到许多狡猾、欺骗方面的训练。如其中某人不想做信神祈祷，则被认为招了野蛮的恶魔。这个可怜人按照夏威夷人那里荒谬的迷信规定，他得为自己死亡的来临作祈祷，这样，人不是丧失理智，就是自杀身亡。自然，此种情况下，所述的恶